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清人別集叢刊

第十一冊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稀見清人別集叢刊

第十一冊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桂林



目錄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希見書人目錄叢刊

柚堂文存	一
皆山樓吟稿	五七
慕堂詩抄	八七
媯雅堂詩集·詞集	一四一
媯雅堂別集·詩續集·時文稿	二六一
西齋詩輯遺	四六九
問渠詩草	四九七

袖堂文存

[清] 盛百二 撰

柚堂文存

《柚堂文存》四卷，清盛百二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寶綸堂刻本。

盛百二，字秦川，號柚堂。浙江秀水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生。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舉人。嘗任山東淄川知縣，頗有政績，然期年即以丁憂離任，遂不復仕。後留居齊魯，主書院講席十數年，多所成就。其

著述除《文存》外，尚有《尚書釋天》六卷、《周禮句解》六卷、《柚堂筆談》四卷、《續筆談》八卷、《皆山樓吟稿》四卷、《增訂教稼書》二卷、《李播大象賦注》一卷、《古文意宗》三十卷、《唐詩式》十六卷、《少陵詩錄》六卷、《劍南詩抄》五卷、《觀錄》四卷、《淄川硯銘譜》二卷等十餘種。是集卷首《柚堂居士著述序》

是集凡四卷。卷一載論、說十篇；卷二含考、辨、序、記，計十六篇；卷三列書後十九篇；卷四收傳、行狀、墓志銘等，凡十四篇。

百二一生逢乾隆盛世。是時，考據學正盛。習經之士多專宗漢詁，鄙棄宋學，沉湎於名物考證。百二亦嘗肆力於考據，然最終仍歸依於程朱。力主『大義爲先，名物爲後』卷二《古文意宗六編序》。其嘗贊朱子之易學『超越前代』，謂『孔子之易至朱子而始明』卷一《古易說》。并稱：『專精務本，孰有過於程朱者哉』，『若舍程朱而博綜他說，安知不逐其末而反失其本乎』卷二《送錢巽齋大培南歸序》。

百二推崇宋賢程朱，亦不廢漢儒訓詁、章注之學，主張博采眾家。《致知格物論》卷一《周禮句解序》卷二，皆表彰鄭學之作。卷二《送錢巽齋大培南歸序》糾當時科舉取官『特宗一家之言』、學者『于《五經》又各習其一，而不相通』之弊。由于其漢宋兼綜，故是集文字大都立論公允、言之有據。卷一《陰符說》《變理論》《貴一論》《感應說》諸篇具論陰陽、術數、鬼神、災異，然皆立足于人事之經驗，極富人本色彩，毫無宋儒離事言理、空言心性之病。

百二既深諳經學，亦精于天文、河渠、食貨、賦役等經世之學。是集《九道說》卷一詳考《洪範集傳》『日有中

丁巳年夏月
食齋先生
另具

道，月有九行」之說；《河源考》、《沛沛辨》皆見卷二分辨黃河之源與沛水、沛水之別；《處貧說》卷一細論貧富、經濟之道；卷一《編審論》、卷三《書明賦役志後》，則評述明代賦稅沿革之利弊。以上諸篇，皆顯其考據之功，又見其留心治道，有志于經世致用之學也。（李永明）

乾隆壬子夏鑄

袖堂文存

寶綸堂藏板

柚堂居士著述序

柚堂居士秀水盛子著書凡十三種曰尙書釋天一卷曰周禮句解六卷曰柚堂筆談四卷曰續筆談八卷曰柚堂文存四卷曰皆山樓吟稿四卷曰增訂敎稼書二卷曰李播大象賦注一卷曰古文意宗三十卷曰唐詩式十六卷曰少陵詩錄六卷曰劍南詩鈔五卷曰觀錄四卷曰淄川硯銘譜二卷余與居士並生於康熙五十九年太歲與日辰支干皆在庚子月建與太陽加時皆在己卯性情嗜好同出處同足跡半天下未嘗不與俱然則知居士而序居士書者莫余若也居士生關中外

▲柚堂文存序

祖伯陽府君司寇馮公長安任名以百二字以秦川從其地也又字相舒取魏舒宅相之義也太夫人臨蓐時三日不能產馮公禱於西嶽然後生母難病甚不能乳乳以媼三日而媼癱易之又無乳生數月卽出關之山東旅中食果餅餵餉脾受傷故生平不善飯體弱質魯曰課不數行而頗善悟五歲病瘳甫愈思櫻父龍川府君付以乾坤二卦令依此畫如重複不可得也沉思少頃卽成八卦然九歲讀書琴川尙不知書中作何語其伯父葉令公偶與說孟子一章大意稍爲訓詁自此卽能意會所讀書十得六七若遇陰陽鬼神象數則津津

▲柚堂文存序

二

不厭十一歲從父之官嶺南始能屬文讀書龍川之皆山樓者數年地荒僻又在官舍所見惟舉業家言視同嚼蠅年十八歸里應試始知有經史子集諸書若出意外十九還嶺南篋中攜得書數十冊師長恐其妨時文搜出之然猶竊取有昌黎溫岐詩集注得間卽潛讀之手自抄錄唐詩之選卽基於此然時文反以此進一格二十一返故里明年二月補弟子員遂取郭氏樂府詩集及名家所評李杜韓玉谿詩朝夕披閱如是二年始知向之爲詩僅藩落耳而詞章終非性所近又以風雲月露無補於人見荆川唐氏稗編好之嫌其中多藝術

百六十亦將一一試之如神農嘗藥乎時又漸聞禪悅之說在單刀直入其道似高嘗云禪學不死似孟施舍德學長生似北宮黝此又一變也初丁丑計偕遊輦下所遇賢豪長者樂與之遊見聞益廣嘗爲縣令於山左之淄川丁太夫人憂浪跡齊魯間無所事而經歷世途考古證今兵農河渠賦役之屬頗得其要領河圖太極之所以作及紫陽金谿之異同一切皆有簡易直捷之說壬辰返自春明遂取文徵刪易其大半分內外雜通逸餘六編更名意宗此又一變也筆談考據及講學多所心得嘉言懿行忠孝節義神仙怪異及鄙瑣之事無所不談意在醒世非泛然也觀錄者以曾視觀城篆四月而去考其志之謬誤而詳載設官之源流兵農錢穀之法舉一邑而天下可知其餘著述非精意所在周禮專主鄭氏唐詩則備具諸體爲初學設居士嘗云學問不可好奇不可不從奇入而造平淡涉獵其藩籬而不造闇奧者無根之學也始而幽險旣見爲平淡者有用之學也始終幽險如捕風如聚訟者無用之學也先儒間亦不免焉聖人治身以及天下不外人情物理賢智之過以爲不足措意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尋其所未知不求其所已知也故所著河圖

陰符諸論皆極切近如白傅詩老嫗可解偶得句云大道本尋常人自不察耳若能彈破時祇隔一重紙余所知於居士者如是因序其書而備言之居士今年五十有九主任城講席者四載於茲未有仕進意所論著者當未有艾更有進於此者余亦不能預知也乾隆戊戌立春梅花村人述

▲袖堂文存序三

▲袖堂文存序四

四

柚堂文存目錄

卷一

致知格物論	周禮論
陰符論	燮理論
貴一論	編審論
古易說	九道說
處貧說	感應說

卷二

河源考	沛沛辨
尚書釋天序	周禮句解序
古文意宗序	唐詩式序
觀錄序	增訂教稼書序
送陸朗夫升山東按察司序	聞湖盛氏重刻家乘序
送錢巽齋南歸序	重建青蓮菴記
任城書院學海樓記	皆山樓記
張儻閣記	
品畫樓記	
書老子後	
書律呂新書後	
書鵠冠子後	
書鄭世子樂書後	

書歷象本要後

書握奇經後

書先王父嘉禾徵獻錄後

書區田直講後

書朱張氏世系圖後

書讀史窺豹後

書永貞集後

書性命圭旨後

書感應篇後

書陰隲文後

書漢膠東令君碑後

書北宋石經周禮後

書南池石刻杜詩後

卷四

訓導汝君傳

俞漸川先生傳

徐孝子傳

左都督藍公傳

鄭芷畦先生傳

施借林先生傳

曹烈婦趙氏傳

藍孝女傳

娛村朱先生行狀

先府君述畧

先妣馮孺人述略

叔父理齋府君權厝碣

亾妻周氏曹氏合厝誌

布衣張徵君墓誌銘

佑亭張君墓誌銘

佑亭張君墓誌銘

卷三

書老子後
書鵠冠子後
書鄭世子樂書後
書律呂新書後
書老子後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致知格物論

致知格物爲大學入德之始而諸家偏多聚訟且門戶既分幾同水火此真聖人之所不及料也竊以鄭氏謂知爲知善惡吉凶之始終早已一言而得其要領矣夫萬物皆備於我何所不當知但大學之道在於修齊治平而修齊治平悉數之不能終其物其大要不過善惡吉凶而已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以善始者以吉終以惡始者以凶終首曰在止於至善善之對爲惡誠意先儒所謂人鬼關也二言而決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已曰仁讓曰貪戾曰慎曰僻曰善曰不善曰忠信曰驕泰曰仁曰不仁曰義曰利每兩兩相形重言反覆以申明之由此推之易之吉凶書之治亂詩之美刺禮之得失春秋之是非皆是物也一以貫之而已夫若者善若者惡若者吉若者凶似乎愚不肖所與知卒之不能爲善以去惡反違吉而趨凶者無他知未至也果知之極其至如火之必焚水之必溺則爲善去惡不待終日矣夫而後可以言誠意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然則致知之要孰有過於此者哉至於名物象數草木

袖堂文存

卷一

蟲魚其類至臘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而多學而識且見非孔子也至云一旦豁然貫通特就我心之全體大用言則可若古今之變時勢之異亦無一知而無不知之理周公非元聖乎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至於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然後得之可知聖人亦有所不知未能坐照而逸獲也學者知此則博學而不支離明辨而非頓悟是則致知之說斷無有過於鄭氏者矣惟格物之格倉頡書訓爲度量蓋事至物來隨在觀理再三揆度求其至善之處至於一名一物無非省身之助如傳所引繙蠻黃鳥之類是也豈如陽明以七日之功格一竹子乎

袖堂文存

卷一

推而至於平天下之絜矩亦猶是耳此自爲正解然以鄭注別存一說亦有至理其言曰格來也物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之所好來也按此來猶枳句來巢空穴來風之來蓋云皆其所自取也正教人以養正之始立志之方孺子滄浪之歌孔子聞而聽之常人聞而忽之者志之存與不存也苟好之篤志之專則他人不聞我獨聞他人不見我獨見衆人習見習聞如不聞如不見獨有一人聞所聞見所見卽拳拳服膺而弗失故朋來遠方莫不樂告以善道甚且鬼神通之豪寐遇之皆精神志氣之所感召耳

不如是亦不足以言致知苟志於惡者亦若是可畏哉其爲學者戒深矣

學者欲格物先須識物字詩云有物有則周禮云以鄉三物教萬民記云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依此求之自與後世博物者異矣百工又識

韓錫胙曰致知格物古今聚訟惟程子言顏淵四勿卽格物最爲得之蓋天下國家君臣父子以及耳目官骸之屬皆物也物有物之是處亦有物之非處如目覩詩書耳聽讐直物之是處目悅驕艷耳聽淫哇則非處矣推之天下國家君臣父子言行之屬莫不

▲柏堂文存卷一

三

皆然必將其非者格去之格其非是者格來之神之格思格之如下文知其所止必當知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交止信如文王而後知乃爲至乃可以誠正修齊治平而爲大人之學不然物物而窮之日不暇給且如倚相之通墳典揚雄之識奇字亦何濟於事平

周禮論

聖人言道而不言法法隨時勢而變道不隨時勢而變也結繩之治畫象之刑不可施於三代之下者時與勢不可也學者稱周禮尚矣然王莽行之以亂漢安石行

之以亂宋固不足道明太祖非願治之主乎窺其意直欲以周禮治天下其用心非莽與安石所可同年而語矣間嘗踪其行事未有更數年而無弊者洪武初令郡邑選民高年有德行者一人曰耆宿蓋卽鄉士遂士之意也而戶部郎中劉九臯言耆宿蠹蝕鄉里民受其害囚罷之又詔天下郡邑五十家立一社學以諸生領之卽黨庠術序之意也有司以擾民亦罷之後令民自立學延師敎子弟有司不得干與又葉氏草木子云初令社學二十五以上者朝廷取用後二十者亦取時國法嚴憲爲士者無能久生父母憂之至傾家營免若夫靖難之舉寧庶人亦欲效尤封建之禍又不待言其餘未暇屑屑數也然則周禮將爲厲民之書乎曰不然治之有法如藥之有本草經方也同此本草經方名醫以之治病庸醫以之殺人用之失其道而歸罪於本草經方古人不任受也然則奈何曰惟有道者能之道何在曰詩書所言無非道也論語所載論政之言未嘗及治法然猶曰門人所記其言簡略未暇及之而曾子述夫子之意以傳大學言治國平天下滔滔數百言其要不過曰仁讓曰藏恕曰絜矩曰忠信言生財之大道則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而已未嘗一言及於法豈法真無用

哉蓋言道而法在其中道立而法乃能以適變曷嘗徒曰封建曰井田之云云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使周禮之法一成而不可變不必言損益矣又有非法之法而附會於周禮者如四邱車馬其制本於司馬穰苴管仲之霸術所未嘗爲故春秋於作邱甲用田賦則譏之而後儒引司馬法以注周禮學者習而不察至元慮陵李氏近日錫山顧氏始發其謬嗚呼漢武之筭及輜車新莽之賦及道中車馬宋之保馬明之馬政其作俑有自來矣竊謂善言人者姑驗之於天六

柚堂文存卷一

五

官之位猶四時七政三垣也庶司百職猶列宿二十四氣也府史胥徒之長猶雜座之星七十二候也亘古不易者也然顓頊四分之法何以不行於太初章蔀紀元何以破於郭守敬烏虛火鼎堯典四仲之中星何以異於月令歲實何以有消長恒星何以有歲差使謂周官之典出於聖人寸寸而度銖銖而較惟恐失之則孔子何以云行夏之時堯典羲和之命已自具足何必三統大衍創法改憲之紛紛乎

陰符論

聖人之道與布帛菽粟同而諸子百家莫能外自術士

之流惟恐其說之平易而不足以動人也於是詭其名曰陰符託之於黃帝太公其爲禍天下後世也可勝道哉夫術家之稱黃帝太公與儒者之稱堯舜伊周孔孟同其見於詩書六藝者無所謂陰符也若謂黃帝太公之道能外乎堯舜伊周孔孟之道寧有是理乎抑貞別圖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尙或以六國陰謀目之其故蓋有由矣嘗謂符者猶符節太公陰符凡八等自一尺至三寸主將秘聞以陰言語不顯用其術而隱寓其權也故聖人之治通言語陰者不顯用其術而隱寓其權也故聖人之治

柚堂文存卷一

六

天下其不可及者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鄭鑄刑書使民棄禮而徵於書非陰符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魯人獵較孔子不禁先簿正祭器而已猶之言養生者曰節飲食慎寒暄謹嗜慾不見有熊經鳥伸納新吐故之術也而善養生者莫如聖人言富國者曰易疇薄斂用禮食時不見有官山府海平準算綿之法也而善富國者莫如聖人比閭族黨邱甸鄉遂出八相友守望相助不見有材官騎士之名也而後世之足兵者莫及焉極其至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又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易曰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其爲陰符乎蓋其名存者其實亾名亡者其實存人徒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其失陰符之旨者歟雖然吾終不敢以陰符誣聖人者蓋生聚教訓與休養生息相類而不同曲突徙薪之計與束縛請火之說相類而不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詩書發冢小人猶竊其秘以遂其私况詭其名曰陰符乎其不流於邪僻傾危者幾希矣故曰禍天下後世者陰符一語也然非剖我之陰符與天下其見之又恐世之終不我信也

江陰陳定九

鼎云

今所傳陰符經四百四十六字乃

■柏堂文存卷一

七

黃石公之序其正文乃三百六十五字又有正文解

一千二百字太公增七十二字注解三百七十四字留侯增十六字又鬼谷子以三百六十五字爲經增演三千六百五十字爲緝別列爲圖縱橫貼射以盡其變謂天機暗合於事故曰陰符○按其經字多奇異文理不貫云以推算得之如今皇極數算命之類則非聖人之大道可知矣其云黃石留侯者假託也

變理論

子思子言位育則本於性情之中和言參贊則本於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此所謂中庸也周官三公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豈真奇妙不可測者乎漢時每以灾異免三公書之失愚漢人之謂矣按傳訓燮理爲調和猶鹽梅之於和羹無使偏勝而已詩曰不競不絀不剛不柔傳曰寬以濟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若以火濟火以水濟水五味之專一誰能食之呂氏春秋曰民寒則欲火暑則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蓋時者時中也是之謂燮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施於天下則天下得其平施於一國則一國得其平施於一郡一邑則一郡一邑得其平灾害不生禍亂不作皆此之由自三公以至守宰皆有燮理之職者也其道不過在明於順逆緩急先後之勢其理不出乎人情物理日用飲食之間得則人物蒙其利失則人物被其害至小而至大至易而至難故有以商賈販暨農夫野老之所與知而學士大夫目從事於讀書窮理反茫茫不得其故甚且固執而不化者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孜孜焉集思廣益不敢自用蓋惟恐其性情之或偏人物之性或有所不盡故也乃不求之於人而求之於天是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老子曰天道其猶張弓乎然則天之道亦不過損有餘補不足而已昔人有言術士鍊精魄以一

身爲坎離聖人贊化育以天地爲坎離其明於燮理之旨者歟

貴一論

道莫大矣其次則理與數理與數天地萬物莫得而逃焉而理不如數之顯顯者恒滯於跡而介於顯微之間者數也故不滯介於顯微之間者何一而已矣一者尊無二上者也八卦六爻三元九宮皆倚數以前民用而並原於太極與太一極卽一也以其至尊謂之極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參三才而贊化育能體乎一而已故曰惟精惟一

柏堂文存 卷一

九

精者質一之妙曰一哉王心曰咸有一德上哲之所謹而守中材之所仰而企亦惟曰一聖人之所以敎學者之所以學亦惟曰一老子曰抱一夫子曰一貫禮本於太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致一也鄭康成曰一者誠也不曰誠而曰一者誠無形而一有象也自一而十百千萬億兆垓不可勝窮皆本於一至於一者萬事萬物之根本而亦萬事萬物之見端宰於無形者此一自無之有自靜之動者此一故曰介於有無之間者一也邪正治亂之分皆在於此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罔不吉者所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此物此志也故君子甚貴夫一焉

編審論

編審者治道之根本也蓋積州縣而成天下積鄉里而爲州縣積戶口而成鄉里故戶口清而鄉里治鄉里治而州縣治州縣治而天下亦治矣周禮鄉遂之法始於比鄰詳稽其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六畜車輦田野以施政教以行徵令以辨施舍以起徒役而奇衆奸宄亦無所容此歷代以來不易之法也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編黃冊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共編爲冊冊首爲一圖里有一百十戶以十戶爲長餘百戶爲

柏堂文存 卷一

十一

十甲里長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奇零其冊凡十年一更定此卽今編審之制也明初但有夏稅小麥秋稅粟米及絲綿之征百姓皆聽役於官十六成丁而役六十而免無所云丁銀也自後乃有銀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雇役也又其後雖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而已於是胥吏上其手隱匿脫漏百弊叢生又丁銀之增損關於考課故丁口有增無減所謂溝中之瘠猶爲籍上之丁黃白小兒已入追呼之冊此仁人君子所以歎息也自我朝康熙五十二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雍正四年又

行丁歸地畝之法百姓優遊於耕鑿之中有司無考課之累從容而賦繭絲良法美意三代以來未之有也然因此有司遂視編審爲具文惟胥吏自任以至戶口不清而貧富不辨貧者有貧之實而無貧之名富者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又飛洒詭寄遂有無田之稅無稅之田矣且雇役惟可行於平日如非時力役河防土工之類其勢有不得不出於差者於是徭役有不均之嘆况編審時吏胥按戶索其飲食簡異之費百姓又恐差徭之及身也於是并戶減口專爲一切徵倅平時按籍而稽不見其多不幸天灾流行

▲相堂文存

卷一

士

朝廷有大恩卹計口給發其數又驟增於是編審賑卹二冊自相矛盾雖有才能亦無所措其手足始悔平時之失計亦已晚矣况欲求賦役均平奸宄屏息安可得哉論者不察竟以編審爲不足憑而無益於治道益惑矣

古易說

丁卯

祖龍焚書之禍惟易以卜筮獨存然其汨亂錯綜比之諸經爲尤甚則易雖存而古易之亡久矣按班孟堅藝文志施孟梁邱三家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也蓋孔子以易授商瞿子木五傳而至田何何傳丁

寬寬傳田王孫施孟邱三家之易皆本於王孫所謂三篇者孔子所傳之舊也其彖象文言皆各自爲卷至費直始以彖象釋經文雜入卦中而鄭康成之徒因之然不過如今乾坤之後上下經分六卷乾坤一泰傳二噬嗑傳三咸傳四夬傳五豐傳六繫辭以下合爲三卷共九卷蓋王鄭二家皆祖費直自費直之易行而田何之易遂廢天下不復知有古易矣宋儒代興始追復古經則有若藍田呂氏嵩山晁氏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經周氏號爲五家古易二呂氏皆定爲十二卷朱子以爲復孔氏之舊晁氏爲八卷經與彖象繫辭俱不分上下猶未盡合古文周燔則又改更次序尤覺未安外如邵子之百源易晁氏與之合沙隨程氏廻古易考亦與呂氏合特微仲伯恭均以文言序於繫辭之下程氏則以文言序於繫辭之上爲小異耳然欲知古易必先明十翼使十翼不明古易終不可得而見也蓋溺於王氏之易者既但知有今易而古易以亡或以師心變古人自以爲古易而古易愈晦此十翼所以不可不辨也夫十翼之說言人人殊以經分上下彖象繫辭各分上